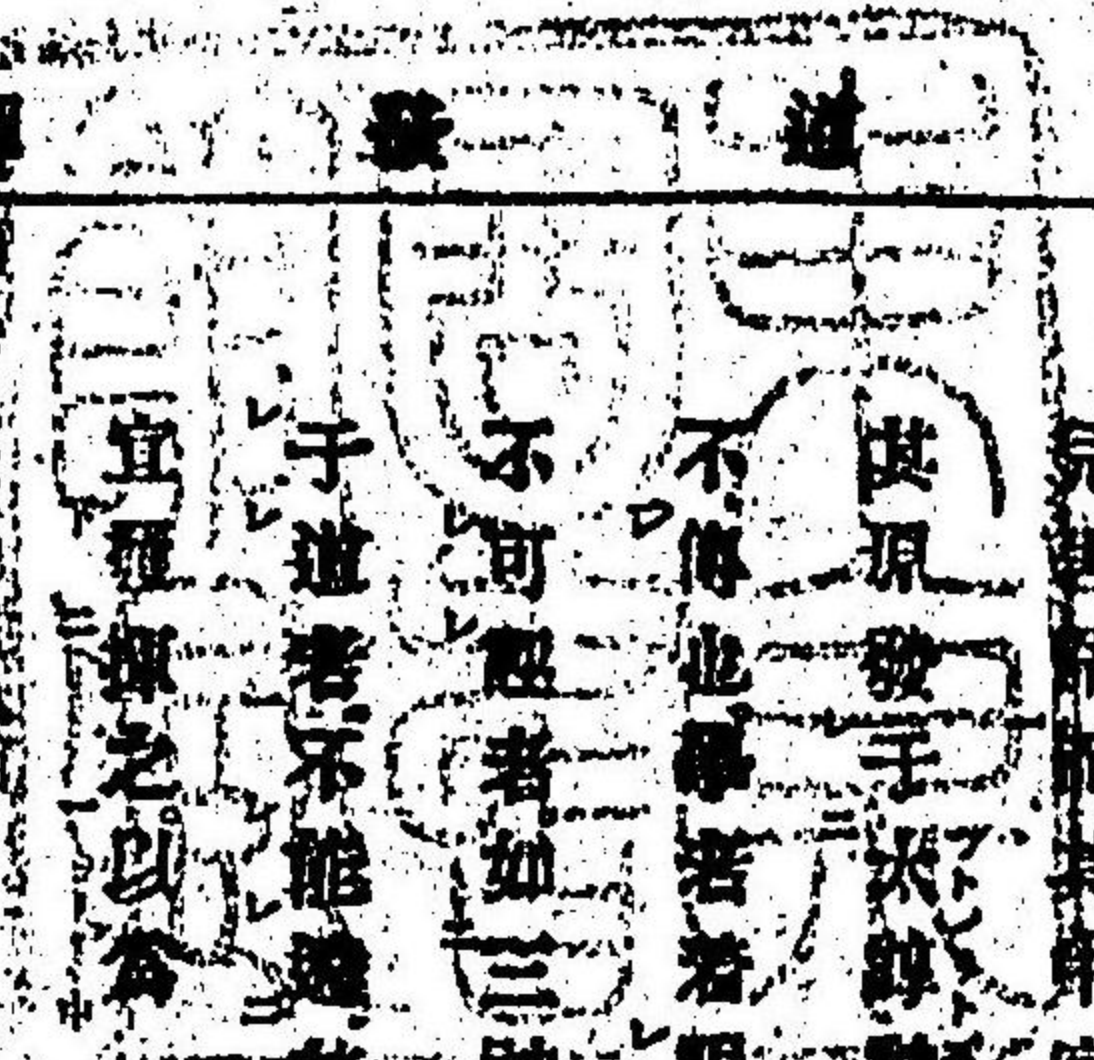


岡本監輔撰

神

神

(一)



我大八洲位乎東海居天地之中為神明首出之鄉自古以實托名其言真率簡易有類小兒語而其中實至濶至精之理不可變易磨滅古人清虛自牧淵默葆真所謂隨神之道其原發乎天降辭口碑相傳不能無訛指毀譽失其由其要他人煉聽蓋不如此則致溷滅不傳也學者若根于此則自有實理呈露源源乎其來無窮可以為日用調典矣若天與傳不可越者如三神造化之說比諸孔子贊大極兩儀如合符契而尤為活潑緊切者然非達于道者不能達其義也如幸魂奇魂分析情性神習人習差別靈惑亦莫非達德精微之蘊宜極深之以為一切學科之根柢也至於說傳則亦不難見已如二神生大八洲吹撥之氣化為風神諸尊逐母尊到夜見國投諸物化為神新火產靈為三段乘尊與大神營生男女神保食神身生五穀乘尊毛髮化為樹木八島靈神與國鬼涉鯨背鼠合鳴鶴補天玉命化為鶴倭文神射屋神香香男天稚彥矢遠高穴原彥火火出見尊到海神書海神獻乾滿二珠豐玉姬化為八尋大鵬固為奇怪之談以為信然則錯矣讀古傳者宜就奇怪中以求

其實乃為善願者我邦天統相傳終古如一曾無設一種教法說禍福誘愚民者以其民之正直自然不要教法懲勸也其間有神怪之說難信據者安知其非物理所寓哉天下之事信疑難決者微妙道理所在其用甚大要在精思而通之安得一概謂之怪哉夫所謂生國者創見其地立己子為主神之謂也古事記以島國與三十五神列可以見矣記稱生淡路之穗之狹別島言探得淡路即穗之狹別所知之島也據此下有諾尊告再尊曰汝所作之國則其非生產也明矣吹撥之氣化為神者就其一心感格天地而言其實使級長津彥為之祭主也至山川等神亦不外乎此義其有分職者猶漢人馮夷陽侯之於水勾芒后稷之於社稷蓋因天地之自然而經綸之不致違神明之則也據大山津見之於鹽土老翁火產靈之於豐受姬莫非血脉相續則可以見矣諾尊返再尊到豫母津國者本為夢遊之談故說雷脫醜女無一有其實也諾尊本非混要現者然嘗有此夢滋以為耻告戒諸神後世傳述乃謂真有此事遂致混一幽明也審祀一說以豫母津平坂為臨死氣絕之際蓋謂諸尊氣絕再蘇之時也陰陽升降鬼神變化皆在一心故古人謂心曰高胸坂而一心不正則無復怪物可見坦然無事是之謂平坂也點一片燭謂靈明一悟走逃亦謂其悔改也連玉事解等皆就一心理會得名道返亦取其改過也諾尊投諸物化為神者自一心覺悟之後處

事據物無不各得其當而言蓋知其每一事物皆有神明昭著善惡報應不錯也諸神皆在一心上得名諾尊指點而命之漢人所謂造化在握者也素尊與大神誓約生子者實易子表誠也諾尊得詔素尊知天下大神御高天原其為天下後世慮也滋矣素尊獻五男神者所以謝前日之過而奉諾尊之意大神宿昔苦心在此今慶素尊有此誠故先賜三女神副以寶玉而素尊果獻五神副以寶劍於是諾尊正統始定而天壤無窮之業成矣咀嚼且噴云者喜其為己有之意其實不外乎點檢男女性德而傳者神之選致有吾物汝物之說也保食神身生五穀者蓋此神精通物性居恒收集諸物可仰食者如五穀其所最重常在懷中若袖中自隨及見殺狼藉身邊也素尊怒出飯其口豈觀其先嘗以為無禮與化為牛馬則甚之也素尊毛髮化為樹木者言其財在目前得之極易未曾勞尋覓也可以見厭新羅歸此土之得計也八島篠神與國者役遠人與土功也當是時素尊所親諸樹森然成林製造船舶頗多往來新羅高志等國交易有無其民無不來附遠大與土功於濱海也其用綱云者蓋有綱強硬命者故係累而役之也然有非常思想然後有非常事實則是與彼曰二神生國曰日神御高天原者安知其非遠大思想包括字內之所致乎見涉鱗背者蓋謂乘船約質而逃之者自其呼見呼鱗遂有此說其實見為人名鱗謂舟子上古謂舟為鱗為

龜如逐火火出見乘鸞。珍彥乘龜甲。蓋為其在水上行走自由。故有此號。遂以為信然也。鼠合鳴鏞者。有穴居賤民拾矢者。奉之也。鼠猶言土蜘蛛。飛行紀有鼠石窟。可以見其為賤民也。櫛八玉命化為竊者。謂投水如鷓也。以其司水戶。長於泗水。故有此說也。倭文神討星神。香香奔男者。謂據山之賊也。香香為光耀之義。以其據高險。晝伏夜出。如星。故謂之星神也。天稚彥矢遠高天原者。謂不忠之實。由矢著聞也。取矢遠投。亦非天神親為之。是為彥自遠。漢人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故以反矢可畏。評之。其實無名雉之黨。有惡彥不忠。伺其廢臥而射殺之者。揆之不得其人。世以為天罰。所以歸罪于高皇產靈尊也。據一書則無名雉。雄為天稚彥所射。中其矢。而上報也。近得其實。彥逐火火出見。尋到海神宮者。蓋避兄難。抵琉球也。以其國在海島中。故謂之海宮。或曰在對馬。未知孰是。初曰失釣。故有海神之說。海神司海。故有召魚云云之說也。乾滿二珠者。蓋得水晶等所造。隨大氣星變化。以知潮汐。風雨之器。每有戰爭。用此進退。隊伍者邪。玉姬化為大鰐者。亦自其為海神之子而言。絕海路之說亦然。一書作自抱兒而去。久之使玉依姬送致。近是蓋玉姬本慕天孫而來。風土既異。且與天孫有異言。故其心不安而啼耳。非有他也。此等諸說。要以惑道之考。致彼此而貫通之。是人之所以貴乎學也。若夫有可疑者。盡附奇怪而不之顧也。取其可疑者。一概

為真而不之辨也。是舉天下而無學也。非懶散怠惰之徒。則頑陋迂回之族。有學不如無學者也。噫。

古事記稱三神在高天原。此主宰万天者也。次有葦牙彥。身天常立二神。生於大虛。此主宰一天者也。是自為別神。次有國常立。豐雲野二神。化生。此主宰國土者也。是亦為別神。次有埜土表沙土。表角楯活楯。大戶之道。大宮邊。而足楯根八神。是為大八洲初生之神。埜土沙土。言其生於埜沙。凝結之間也。角楯活楯。言始知食草木根芽。與魚獸生肉也。大戶。言其就家居而言。始知穴處。巢居也。而足楯根。因頭腦得名。言食物稍足。而神智從之也。或曰。足謂容儀可觀。亦通。一書稱國常立。尊生天饒尊。天饒尊生天萬尊。天萬尊生沫瀉尊。或曰。天境即埜土。煮沙土。煮天萬。即大戶之道。大宮邊。沫瀉。即而足楯根。其說尤有理。蓋埜土。煮以下相傳。至伊弉諾尊。無慮數百千年。當其時。或有別神。納多妻者。而男女二神。最顯也。或解沫瀉為海無波之義。殆無謂也。是母乃粟之君之義歟。言始知植粟也。楯根一作青楯城。青與粟訓通。楯城訓與炊同。恐是炊粟之義歟。今阿波國。蓋此神所住也。神名式不載。埜土煮角楯等神。而阿波國名。方那小社。有意富門。麻比賣。今隸名東郡。在上八万村。稱宅宮。大明神。相傳為大宮邊神。可見埜土煮諸神。亦與于此間也。

古傳稱諸天神詔伊弉諾伊弉冉二神脩理豐原中國浮漂之土賜以天瓊矛二神奉教立于天浮橋下視有物若浮膏以矛揆之矛滴凝爲島曰磯取盧島緒天神謂面足惶根等蓋墜土煮沙土煮二神生於海濱拾食魚介角糲活穢二神檢動植物而食之。大戶大富二神就鄉陽定住處其間有破石取火以煮食物穴處巖居以避寒暑之事至面足惶根二神始製衣食有容儀可見此時人生者稍衆而知瀕海有膏沃之地可資生活故命二神經營之也脩理二字自其國土現存而言可見下文二神生國者非生產之謂也天浮橋蓋謂梓也以其遠航絕海故謂之天海與天同訓自其茫茫接空與空同無涯際而言也阿波國美馬郡祖川以浮橋命河津者七八處麻川亦存此名而三好郡有天椅立神社祭伊弉諾伊弉冉二神亦生于此際也再尋歸上國生道山姬美都波能賣二神二神社並在美馬郡未聞其在他國道山姬即稚日女神仲哀記稱稚日女命在淡那淡那即阿波可見道山姬在阿波而再尋亦出于此也有物若浮膏謂海上飄氣映日一書作立于天狹霧之中近傳其實投矛揆之旨以矛爲杖向淺渚覓土地也蓋諸尊奉命與衆從者乘浮浮川出海再尋從在其中行着一淺渚會霧深不知所向再尋自衆中助之噴水淺渚以下所出庶幾傍近或有可據守之地忽霧晴知其著一島有類矛滴凝固故名之曰自凝島而口碑相傳以爲信然非有他也自凝島蓋謂今沼島沼與瓊通沼島因瓊得名也

古傳皆稱天照太神御高天原高天原即皇居所在也蓋三神在高天原者指太虛而言也天地日月皆在其中而言皇居者非其實上世遷徙無常如神祖以下列聖遷都不住一處莫非二尊經國之意神后紀太神託宣百傳云云者言其遷幸頻煩也然亦常在向陽高顯之地敷菓易生之處其廟祀皆於山岡天下之人尊之比天命曰高天原猶漢人稱人主曰天子呼其所住曰天闕朝參曰朝天宗室曰天潢三公曰三台郎官曰列宿也弘私記序曰天地剖判泥濕未乾以是棲山往來因多蹤跡故曰耶麻騰或曰耶麻騰者止住於山之謂也或曰人民據山而居仍曰山戶可以見其住高陽矣其地常在南海諸國大和伊勢等處當時未以一處目之而其民一心純厚視大神淵默御宇動靜不測與日月在天無異後人尊信之至遂爲在天上發政出令口碑相傳經久不衰毋怪後世不知其所在也今日諸國地名神社以高天天石窟及日高見等稱者不一而足安知非太神御宇之地乎然余竊謂高天原恐指阿波國吉野川傍近之城而言也高天與高海通蓋此國在磯取盧島傍大古特海灣斗入者七八里其左右平原多沃壤人呼之曰高海海會與天相近而諸神所傳太尊辭本有高天原之旨及二尊與于其地以爲造國之基天照太神生于外入而治之國

人乃相謂曰。是真高天原也。遂有高天原之稱焉。美馬郡一宇山。有天岩戶。相傳為天照太  
 神幽居之處。名西郡矢野神山。亦有天岩門。其社祭手力男神細賣神。名東郡日嶽。突出東  
 海。常世重浪所寄。自往古祭照祖。而近侍諸神如太玉神日鷲神村雲神。其祠事在此國。蓋  
 非偶然也。至大國主事代主諸神。與其后妃諸神。亦皆在此國。毋乃國之後。率族來住者  
 乎。據淡路之稱。取其往來阿波。則其為大八洲內最古之域。亦不容疑矣。万葉集稱。眉能志  
 登。雲居。通見由流。阿波能山。指阿波曰雲居。殆古言也。忌部鄉各處。神迹靈蹤極多。地名亦  
 係上古尊稱。固非日鷲神一族所能當也。阿波風土記。天神二分。其山而降之。其大者落于  
 阿波。曰天之醇辭山。其碎片落大和曰天香山。醇辭山。蓋美馬郡祖山也。以其山下多忌部  
 諸神。常宜大醇辭。故曰醇辭山。香山之宗。故曰祖山。其實諸神皆出于此山中。次到大和  
 據香山。以儀四方也。諸尊既生日神曰不宜久留此國。當早送于天。此國開降降之地。必有  
 所指。非地球之謂也。或曰伊勢國五十鈴川上。意此時二尊經營國土。不住一處。有額伯鳥  
 治洪水。則生照祖。或在此際也。按後風土記。照祖遣阿波玉神于伊賀。播種穀物。其說必有  
 所受也。阿波玉。蓋大宜津姬之族。在阿波者也。今大神遺之者。蓋嘗在伊勢。邇視各處而知  
 其土膏沃。可耕也。天謂高天原。不曰高天原曰天師之省也。以此言之。高天原之為皇都也。

明矣。書紀又稱。諸尊勅素尊。御滄海原。滄海原謂渤海諸國。如漢人所謂四海。若率土之漢  
 是也。一書作治天下。對日神御高天原而言。故有此說。其實使在皇都外瀕海。要害以當輿  
 衛之任耳。設使高天原。必在天上一處乎。其理殆有不可通者焉。彼天稚彥天探女。為神之  
 姦兒者。而曰出于高天原。大神與高木神待其復命。殆可疑也。古之言昇天者。稱其精明純  
 粹。能乘正氣。理固當然。況於此時。天地相去甚遠乎。若謂天稚彥而能往來。雖吾人。亦可能  
 也。神武紀有國神豐御富。有尾放光。自稱天降白雲。別神之女。天皇賜名曰井光姬。可以見  
 天之與國。非甚懸絕者也。夫豈天上之謂哉。然人之能信大神為日神者。出於敬祖崇神之  
 誠。一致幽明。不二生死。其說若固陋。亦似虛誕。而其中自寓無限正大之理。周徧通達的確  
 精當。非淺遠神明之德。萬物之性者。未易言也。是亦不可不知也。  
 伊弉諾大神洗滌豫母津。罔污穢之說。所以為教于萬世也。豫母與夜見通。夜見與讀同訓。  
 為誦言之義。謂其心不忘於物也。津與土若路通。是與顯世有表裏之別。而不外乎高天原。  
 然分而言之。則高天原。清氣所會。故正直無私。及終天年者。皆歸于此。而豫母津。濁氣所  
 會。故在邪多私。及強死橫死者。皆歸于此也。或曰。與耶美通。陰間不見物也。或曰。與伊美通。  
 為忌諱之義。皆通。要之自濁氣用事。有所窒礙而言也。抑諾魯夢遊一再次。固為一身小過。

而謂之污穢。追悔不已者。蓋不敢自欺自逸。而全隨神之道也。其諸物化為神者。自諸尊覺悟之餘。處物曲當而言。認其唯一微物。皆有神靈存。善惡感應。不可誣妄也。枉津日以下諸神。在一心被除上得名。愈清潔愈進高明。皆為隨神不息之義。後人據其告語。相傳以為神而事之。知神之無所不在。則知道之無所不在也。而所謂惡神者。一由污垢致之。非大神本體固有之。可見人之一心清白。則無罪惡。雖有罪惡。被除之則散。直歸本體。譬猶塵垢已去。鏡面光明。而不自恃其無罪惡。精精明明。對越神明。唯恐害其本體。是所以歷代有却祟及道饗之祭。亦諸尊被除之意也。神之為祟。與鬼魅。皆由人有覺而起。人無覺。則彼亦無如之何。然必禱于神以豫防之。知其已惡之難見。而恃善之為惡德也。書紀稱將矯其枉而生神。將矯其枉四字。是隨神用功所在。而神之本體不外于此。蓋本體在用功中。雖神聖不得忽之也。枉與禍同訓。麻賀。故枉津或作禍津。可見世間禍殃。皆由枉邪致之。枉邪即災禍也。枉者自外來。非我之固有。我之固有。即神明本體。大虛而生。即高天原神明所在。至誠無二。中正自然。苟能躰之。隨神無遠。則其處事接物。無不得其當。若有一毫枉邪。則致本體傾側。動搖不安。甚至百怪橫行。天地易位。是人之大累也。可不察哉。書紀又稱。潛于中瀨。潛者。沒頭於水中也。所以滅絕妄念。歸乎太虛。是之謂高天原鎮坐。即求與三神合一之謂也。是與

儒家致齊。道家數息。佛家禪定。相近。而其功尤為著實。中瀨。不疾不弱。尤適體膚。有衛生之功。不唯為治心之要也。倭姬世紀。以枉津日神為皇太神。荒魂是或有所受也。天地之大。而猶有陰陽錯行之失。即天地之大累也。神之有枉津日。安得非大神盛德之累乎。不敢拒絕之。而自為己之荒魂。是大神之意。所以要惡神歸善太切。莫非盛德之實也。抑八十枉津日。為構造諸般罪惡之稱。大枉津日。為積成一大罪惡之稱。而神直日。大直日。正與二神相反。即為祉福所在之神。蓋一由污垢而生。故常釀非理之事。而一因清淨而生。故清淨愈進。愈復神明之本也。然枉津日根於諸尊惡穢之靈。故無污行者。未嘗無反賜福之由。直日根於諸尊欲清之靈。故苟恃其清。則未嘗無反降禍之由。太凡人之禍福。其實在我感召。非自外來。襲者。是人之所以與神合一無間。苟歸心于三神。身在高天原。則不知禍亦不知福。常常保其快樂。是之謂現人神也。

古傳稱伊弉諾尊。竣神功。登天復命。居天之稚宮。登天報命。蓋謂死。猶言漢人謂帝王死曰登遐。實天也。天之稚宮。謂清新之氣所在。此言精明正大之氣。直歸大元。與天合一無間。以為萬物生化之源也。所謂天者。非蒼穹之謂。即天中主之全體。清明純粹。無聲臭。無愛憎。而普于萬物。無不具足也。譬諸大海之水。雖一點滴。無非全體。故人心精明純一。不存污濁。則

本體呈露。洞然快暢。無方隅。無分劑。唯有一點生生之機。與天地神明流行不息。萬物造化。皆自我起。無復幽明死生之間。蓋神明本體。不超于軀壳。而又有非軀壳所能拘者。雖生猶不生也。則必有死而不死者存焉。是之謂居天之少宮。非靈魂不滅之謂也。故古之善說神明者。未嘗超于萬物。而其灼然著明者。莫如人心。人心本體。清明正直。仁孝勇義。無始無終。生幾活潑。善善惡惡。昭布森列。雖天地不得易之。雖君父不得奪之。王侯而違之。則生無顏色。匹夫而全之。則死有餘榮。萬物皆為其制。而無一物能與之抗者。亦不得與之相離。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即是天中主之本體自然也。苟有一毫違越。則害本體。差縮阻喪。雖步履不能安。是為惡魔入室。故人道貴積誠。齋戒祭祀。務與神明合。固非得已也。若夫諸神靈應昭著。亦莫非我心之感召。感召多類。或由一人。或由一家人。或由一國人。或由山人羽客。或由一切萬物。靈怪百出。變化不測。皆神明妙用所在。未有離物而孤行者。要之與人心一體無間。其所異者。清濁大小。遠近親疏之分耳。故人心清明純粹。而日新之務。不敢自恃自逸。則是與神為徒。而山人羽客。皆在脚下。供使令。而天下之談冥應禱福祉者。不足道矣。山人羽客。本係求為神者。即與正人同。服神習者也。飛行自在。隱顯變化。而未嘗超乎天地。則其耳目所及者。固非與人大異也。壽與天地無窮。而不自知其為永壽。是山人所以為山人。人稱

其永壽。特妄意之耳。自山人言之。殊不足誇也。故人道敬神愛人。孜孜為善。匪懈樂以忘憂。觀歲如日。則是為最上山人。不必拘年壽之長短也。苟反是道而求之。雖保億萬年。猶不免乎為妖怪矣。人之堅志救世。或懷紐小刀。以刺入十梟師之胸。或代大臣死。以明其赤心。是一時獨力所能。而直為神明。其氣浩然。長居天之少宮。未必談百萬年之善行也。比諸山人。不甚有遲廷乎。學者須致思焉。

鎮魂之祭。所以招離遊之運魂。鎮身軀之中府。蓋始於大神幽居。大神幽居。在於思過自修。彼素尊橫暴。至絕衣食之源。而含弘自處。不言舊惡。欲其掩飾悔悟。必至不可恕。乃入天石窟。是所以自責其身。謂吾之不能化弟者。吾之不德。而不見弟之傲慢。其脩己之心益真。欲弟遷善之念益切。素尊雖暴。無所與抗。而其心有耻。安得不屈服乎。是為誘人於善。與人同歸無事之法。世世相傳。以為大訓。脩身安民。莫近於是。如神祖及崇神景行諸帝。每有大事。親躬服顯齋。皆為是耳。蓋思人之所以不服。莫非已有過失。以致之。一心精誠。默禱無二。則其於天人向背之間。有所感通。而天下之好為不軌者。不可得而違矣。是其用功之精密切實。不翹禹禘千羽。以格有苗。湯以七事自責。以致甘雨。後世言其儀者。以為御巫覆宇氣。擅立其上。以梓楨檀。每一次神祇伯鎮御魂。以木綿結之。是就祈壽一端而言。非其至者也。然

國家安危之本存乎天壽之長短。天皇壽康者。其民莫不安輯。故御巫祭儀歸重于此。亦非無謂也。

八百萬神天安河會議之事。自古傳之。或曰。天安河在大和國高市郡。今高市神社。即諸神會合之地也。一書作會於天高市者。可以見矣。未知是非。顧此會為天神第一盛舉。萬世臣民大憲。而未有能述其說者。殊為可慨也。余竊謂。皇大神聖德躰乎至明。猶天之有日。溫仁育民。猶日生萬物。故世人尊信。直指為日。而遇素尊侵擾。太神以為是吾之不德也。幽居思過。而天下無所受命。不知所為。與居長夜無異。故命之曰常闇。及其復位也。民皆仰視之道。路相慶。有類陰雨新霽。日輪高照。是比喻之言也。當其幽居。諸神相與出力。從事大祭。先嚴謂。此祭天神。以慰大神之心。蓋大神本欲祭祖考。為素尊所擾。中廢。故今本其意以行之也。當時諸神各有擅長。于工藝。于器械。于言辭。各執其所長。合議以奉一君。汲汲唯恐不及。有類一家子弟會于一堂上。以議家政。推思兼神為會長。以仰其籌略。而各就其位。亦莫非衆議推選。未嘗有植黨爭權之風。未嘗有一牀親睦之化。如拷繩于千姬。天鈿賣首以女神敢。參大職奏偉勳。實由大神撫養有素。毫釐之利。錙銖之害。上下男女皆同之也。我邦自古上下相保。至誠懇篤。絕無海外人上下成市。烏合立約之風。是其所以有會議之舉。吾未聞海

外萬國有此事。若彼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自為千載美談。未免有推獎太過。自衍其功之風。周官徒陳詢于萬民之儻。不足道也。況於漢唐諸國乎。祭祀首用饒者。象其人心無私。如鏡之虛明。愛善愛美之心。一出自然。非思議所及也。青白和幣亦在表心之清淨。異坂樹澁。日影瀾。尻久米繩等。亦皆主潔清素樸。不使物勝於誠。漢人所謂清廟茅屋。大踏越席者歟。或曰。此會實係高皇產靈尊主張。產靈尊下。必脫詔命等字也。是慮君權下墜。而為此臆說耳。曠古盛典。淪于人心。赫赫若前日事。安得移之。殊不思。若然者。大非大神幽居之意。亦非八百萬神至誠報國之心也。

人之聰明睿智。隨衆言入耳。而其心先覺者。常因無心致之。固非見聞思慮所能及也。如大國主神問少彥名神于久延彥。不其然乎。問之者。蓋問其常用與否也。久延彥謂。案山子。本為無心之物。吾精誠純一。不用私智。以對之。乃有默契自得于言意之表者焉。蓋有危難之事。會衆謀議。斟酌是非。固為平常不可無之事。然亦未免有挾私意。負客氣者。我之聰明。或將為其遮蔽。故問居靜處。收斂精神。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以質之。其意與鹿下無異。而有切于鹿下者。如崇神遭飢疫。愁嘆在神床。亦不外于此。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唯無知。故有知。無他。神明之自然也。我邦古俗好問。虚心故耳。虚心者。莫如神。神者無知。而無不知。



者也。故彼神習者，必好問，好問者，不存固我，唯善之與，集衆智于一身，是其所以爲大智也。古重及脩身衛生者，不甚多，而其實莫非脩身衛生之事也。脩身與衛生相須，不可偏廢。如大國主少彥名二神，創藥湯泉術，製醫藥，以療人民畜產之病，定禁厭法，以禳鳥獸昆蟲之災，亦爲寓脩身于衛生者。蓋藥湯泉術，所以去垢穢，適心神，而醫藥禁厭，亦不過盡我誠，以保其人也。假令其人能全其天然，則此二者亦無所用也。藥訓久須理，理與流通，是爲貼傳之義。取其每有病，貼之以奏奇功，蓋按摩不足，而貼藥物未及內治也。然醫藥之功，常本經驗，不過外治，如內服藥物，動致危害，未如委天然，以保元氣。人有元氣，根於物精凝聚，即是大氣變化使然。命之曰先天，生生發育不息，偏于全身，是爲智覺。思念視聽言動之本，超于知覺，思念視聽言動，故不要知覺，思念視聽言動，而能知覺，思念視聽言動，如孩童呱呱喚，每以求哺乳，食炭及壁土，以醫疔勞，由其元氣求與己相近者，親比保合，以防外邪。如犬貓有病，自食草葉，蜘蛛遇蜂刺，乃留芋葉，小魚遇大魚傷，入淡水江，亦然，莫非同氣之親比保合也。元氣本帶溫熱，西人謂之乾陽，凝聚成物，熱分不同，所以有人禽草木之異，人爲最靈，而元氣剛健成性，發育常加一倍，必達其極，勢力爲之漸大，乃有知覺，思念視聽言動，是風後天，而其發于自然，中正純粹，無所乖戾者，是爲先天流行，神聖之所以爲神聖，亦不外乎

此。凡人助爲外物膠擾，以害先天元氣，是病之所以由生也。故人之有病，須去其外物膠擾者，使心居大和之中，身行無事之境，以復先天。孟柯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所以脩身且衛生也。是爲上醫之實，不可不察也。禁厭訓麻，自那比麻自交也。謂交此靈于彼牀，那比合也。是爲藉神明以伏惡氣之術。鳥獸昆蟲之災，謂其害人身者，是亦爲貼藥之類，而進于貼藥。故古之醫人，必兼禁厭，非獨我國爲然也。內經曰：先巫知百癘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說苑曰：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管爲席，以獨爲狗，北面而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興而來者，皆平復如故。豈少彥名命西征而傳之者歟。幸魂奇魂之說，其來甚遠，未知其起于何神也。而其發於言者，莫先於大國主神。帝紀稱：大國主神，憂無與造國者，忽有神光照海，白衣裝持天籙，承踏溟頭而至者，曰：非我安得作此國。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太國主神曰：唯然，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也。神光照海，喻本心一覺。靈智靈徹，蓋至誠愛國之餘，遂致感物不昏，有如天神祐之。新降靈魂者，曰：吾曰汝，自問自答也。幸魂奇魂，就善處而說，幸者慶也，謂應物而莫逆者也。奇者靈也，謂內省而自覺者也。幸魂外照，乃有幸福道我奇魂，內省乃有知贖自護神后紀載，和魂服玉身守壽命，荒魂爲前驅，伏新羅，荒魂粗和魂精，荒魂主氣和魂主神和魂，即幸魂奇魂是已。祝詞有荒魂和妙。

布曰荒妙。荒曰和妙。可見靈為荒。精為和。故心之觸事發動而未省者。荒魂也。退而自省。得失自明者。和魂也。荒魂如人之怒而闕是也。和魂如自省而止闕是也。荒魂屬五官。和魂屬心思。是為同一魂而有二名。二者相須成用。非荒和判然為二也。大國主神至是。始知萬化生心。皆由本跡流行。吾心不留一物。乃其所以主宰萬物也。是與孟軻說大跡小跡相近。而皆本之於神明。仰其制裁。不敢容一毫私意。所以為不言之訓也。

伊奘諾大神將令天祖御高天原。手持其頸所嬰之瓊輪。響玲々然。以賜天祖。天祖奉之名曰御倉田神。天祖將降天孫于中洲。授以八咫鏡曰。視猶我。天孫奉之以擬天祖。尊重之至也。授受之心。一出于至誠。而萬善自存乎其中。不言孝敬者。固非孝敬所盡。而孝敬之心。溢于言表。不可掩也。是之謂至教。至教有實無名。名者實之彰也。既有其實。何患乎無名。名之泯焉。實之盛也。故孝敬之心。發乎父子之間。沛然覆乎天下。無有禦者。猶水之就下也。孟軻稱舜竭為人子之道。而警腹庶豫。而天下化信矣。然比諸天祖天孫。至誠相傳。一出自然。不言而化。則其相距不翅霄壤也。

天照大神手持鏡劍。賜皇孫。祝曰。此大八島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者。吾子孫可知之地也。汝皇孫其御天津高御座。安之平之。以天津日嗣之瑞穗。為天御膳之長。御膳之遠。御膳

御之于齊庭。于万千秋之長五百秋。宜祝此鏡。猶視我。同殿共床。奉齊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矣。安考萬民各得其所之謂也。平者一民無不得其所之謂也。是為治國之要道。極我祖宗精神全在於此。所以上下一跡固結不解也。抑安平之念。發乎天祖。猶穀種落地。慈儉仁慈之政。淪乎人心。經久愈益。發暢。猶穀之發育滋長。其間或有損害之者。未嘗損乎大跡。猶穀之遇霜雪損傷。稍致彫落。而終不變為荆棘。為蓬茅。蓋其建國大旨。本在相保。發乎天然。無所偏私。固非專為君。亦非專為民。君民自有尊卑。而非我之子孫。故使其互相扶持。以保無事。譬猶頭腹手足相須成用。不可欠一。故祝寶祚之無窮。以明君臣之分。使其萬世一定不變。所以立人極。嚴國體也。於是天皇不外乎國家。國家一歸乎天皇。一跡流行。不問古今。無事敵之心。無辱親之行。祖不悲孫之忠。孫恐墜祖之業。忠孝兼全。無所抵牾。而百行萬善。自其中發生不息。是之謂隨神之道也。對寶鏡視我面。是視祖宗之遺跡也。我之與祖宗。本於神明。一跡無二。故祝寶鏡。猶謁祖宗。則其心誠敬純一。與神明合。幸魂奇魂各得其正。處事接物之間。曾無大過不及之患。故對寶鏡奉齊匪懈者。所以脩其身。正其德。而萬善凝聚也。壬生忠崇歌曰。人乃子乃親。爾似奈留毛能遠登豆。戀志幾時波。鏡遠曾視留斯言也。尙未盡善也。人須朝夕對鏡照面曰。父母全跡。待我而存。我心有與面違者。是欺父母。欺神

明也。果有否，有則改之。無則益進脩之。是脩已治人之要。不獨天皇於寶鏡也。同殿共床。亦戒其心之精。一不敢暫違也。其心常々如鏡。則是與神合。而邪氣無所存也。神明本跡虛明洞徹。不容一毫欺翹。而寶鏡能昧之。故皇孫誠明以對之。深思大神現存。則孝敬之心。不能自禁。安得在人上自肆。臣民亦安得以邪思遂之。所以寶祚無窮也。我邦君上仁民之惠。與臣民報國之誠。皆發乎祖宗潛流成風。是一國精神所在。自爲治平之本。治平自外來者。譬諸振苗助長。其勢若速。而忽致枯槁。起于內者。猶五穀生沃土。久而益長。是必然之勢。不可不察也。

天孫天降。猿田彥太神爲之啓行。神祖東征。瓊彥爲之先導。皆曰。聞天孫至。故敢奉迎。聞天孫至四字。可見天照太神盛德大業。淪于國中人心之久。而亦爲萬世臣民報國盡忠之大義。蓋臣民稟生于斯土者。無不知此義。此義也。非特盡事上之分。即所以安其身也。苟有違此義者。必致人心騷動不安。紊亂無有統紀。古之人滋遠其說。故其事君也。未嘗抱纖毫虛僞。而與人相保。同飯于仁壽之域。遇有寇賊姦宄。同心協力。以捍禦之。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其爲智勇亦大矣。此義實本于天祖定皇孫爲豐葦原中國萬世之宗主。鞏固國基。以保民安。不容一毫自私之念。所以終古不可變易。磨滅即與八百萬神天安河會職之意。並行而

不相悖者也。安可忽諸。

人有君臣。本於父子之義。蓋人之在天地間。不能超乎物表。子然獨立。故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親子。而遂有兄弟叔姪。父爲一家之長。以擊督之。周孔之道。謂之嚴君。言爲父之道。不外乎君之道也。是自然之勢。人情所不得已也。而人之生々。勢漸疎。則其人益衆。五六世以上。往往不能記其名。而其子孫繁衍者。幾十百人。各自成家羣處。愈遠愈衆。遂致有一里。有一鄉。有一州。有一國。而里則有正鄉。則有長州。則有令國。則有君。以統制之。故人君之任。所以愛育人民。保其安寧。猶家之有嚴君也。一國兩君。則國不可得而治。猶家之不得有二父。爲臣民者。不得易之。猶父之不可易也。昔者天祖立天孫爲中國之宗主。勅曰。寶祚之盛。當與天壤無窮者矣。蓋慮君統履屨。不得其人之害。無所底止也。神監玄遠。洞達萬世之人情者也。而天祖之意。滋淪民心。人々皆知治安之本在此。故自古至今。未嘗有曠皇統者。天孫常奉安平之旨。恭儉仁慈。以爲傳家大寶。每立太子。必撰其德與義。歷代莫不一揆。臣民能記其歲月。口碑相傳。後世編史者。從而大書之。蓋臣民自賀之意也。安得輕譏之乎。若夫州長里正之輩。不得其人而易之者。何則出于代君行政。是與家有兄弟叔姪之分。無異也。國君則不然。國之有君。所以表衆。猶數之有一體之有心。數而無一。安得有二三體而

無心安得有手足。苟為無君則雖有衆亦不可以為國也。此義不明動致怪說。亂反覆相因。海外諸國之事是已。或曰。君權無限。或曰。貴族合議。或曰。上下同治。或曰。合衆共治。皆君道之裂也。蓋彼本因奸雄征伐以致之。非有安平之實也。

女人先言不祥。伊奘諾太神既有明誠。妾不得言。妾父將言。木花開邪。亦立大誓。是見婦人之義不敢先於男子。猶陽唱而陰和也。万物抱陽負陰。皆莫不然。則與男女有別者。奚擇如諾尊告冊尊巡天柱。亦不外乎重婚禮。蓋人與禽獸異。獨欲為夫婦。不可直情徑行也。男女之道。親愛相保。固非尊卑可言。然亦必有先後。必辨內外。然後能保其一家。長育兒子。所以成華建國。且夫以精力言之。男強於女。以生機言之。男久於女。以形體言之。男大於女。以智識言之。男優於女。可見齒德勢力之自然不同也。間有一二女子類丈夫者。謂之女丈夫。固不可常也。安得比而同之。唯其一夫一婦居室者。諸冊二神以下。皆一其揆。雖無後者。不敢妄娶。所以厚夫婦之恩。如神祖既納吾平津媛。而又納五十鈴媛。蓋承吾平津媛既崩之後也。後世多娶。出于大國主神之遺製。大國主神多妻。由其備嘗艱難。經營國土。人心翕然。飯嚮而致之。絕無後世奸人劫人妻女。及陰蓄妾婦之風。所以怨曠不起。長保無事。須勢理。姬警媛大國主神。既而悔之。謂男須有多妻。女不得有二夫。其言未為中正。然亦自有理。為

千古婦人之大訓。蓋男子固不得到處有妻。而婦人則任繼嗣之重。或有私姦之行。其心不容欺。而四五十歲已上。業已不得乳育。與男子全異其撰。故不更二夫之義。為婦人第一節操。不妨其稍有嫉妬之心。亦未可見男子不度。而妄易其操也。

兄弟之道。顯於天祖與素尊。見太神幽居。實己之滋。則其希遷善之意。亦可謂切矣。後至躬帶弓劍相見。然終與之和。未嘗有損同氣之本體也。至於神祖慨皇兄五十瀨尊之死於虜手。則其同胞相保之厚。可以想見也。如稂郎子皇子讓位于大鸕鷀尊。至三年不變。終死以遂其志。則雖太伯夷齊。無以尚矣。自是以後。如顯宗仁賢之遷讓。平城嵯峨之友于。相望于史策。無一不基于祖宗之遺訓。何其盛也。漢唐諸國。安得有此風哉。唯其天日嗣者。不必於皇長子者。蓋立君必推賢聖。自非賢聖。不足以當之。天之不與不肖也。若夫彥火々出見尊。命欲奪天位。托事失鈞。實彥火々出見尊。使其流離。而彥火々出見尊。納其降服。不至加害。厚之至也。至于手研耳命。則其勢必有不得不誅者焉。非綏靖帝。獨游于庶兄也。

大國主神之於少彥名命。交情親密。不留魚水。盡心拮据。經營國土。未嘗不與之共。何其相待之殷也。後世不可企及。已。愛友故來吊。是味秬高彥根神。吊天稚彥。與之言。而千古朋友

之道備于此矣。不為天稚彥妻子眷戀之切。而變其志。曰如何認我為穢死人。雖然怒去。高彥根之稱不虛矣。天稚彥為叛臣渠魁。其罪不容於誅。然高彥根未知其情。則與之交親。亦未有害乎大義也。後世朋友相訐者。有若豈岐直與棋子。為武內宿禰代死。以明其丹心。有若大伴博麻。使其友奏唐人計謀。自留其國為奴。經三十年。朋友之交。而存報國之節。尤為可貴。我邦朋友相接之義。其顯於事君者。居多。蓋忠義之性。自然而然而也。事君即為國。即為身。其揆一矣。

我邦人心自古崇重神祇。誠敬一心。不容虛偽。潔白正直。相習成俗。其道謂之惟神。惟神者。誠一隨神之謂也。其極在於天中主。天中主者。神之全體。至中至正。無有過不及。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變易磨滅者也。而其妙用變化者。即天地日星神人萬物皆是也。未可指天地萬物。謂之天中主。而天地萬物無一不皈于天中主之主宰。造化咸歸。未嘗有須臾之或離焉。其存乎人者。誠明純粹好善之良心。是己古之君子。專心皈神。而信神之不可欺者。唯在一心誠敬。其事君交接他人。不容一毫罣罔。謂耳目聰明。心思正直。是神之所舍也。為學者。須自反內省。不違吾心之所安。以對越神明。神明非他。吾心之本體。虛明靈敏。能為萬化之源者也。

我邦古人敬畏神明。信其神之正直。不可欺罔也。信其神之正直。不可欺罔。是心之所以不安於穢濁非義也。正直之謂順。故古之人。其立心無所屈曲。而其處世無不婉順。譬諸日月行乎天。其體太圓。其性直遂。而與外物相保相扶。遂致其運行如大環。曾無障礙抵觸之患。故人道必有正直之跡。立乎我。而處事接物。莫不得其宜。即是所以有天中主。斯有產靈。三神未嘗頃刻相離也。高皇者。發揚進取之謂也。神皇者。清靜退復之謂也。二神並以天中主為大本主宰。蓋天中主生二神。二神生萬物。萬物復歸二神。二神復歸天中主。而雖一物一事。亦無不具有三神。然萬物之生。非人所能及。而人能贊之。善惡邪正一切之事。則全由乎人人主持。而神實制之。是人之所以與神相須。而為萬物之長也。人道之所以本于大中。方古不易。而其事之隨時隨處變化無窮也。

天地万物。變々化々。即是產靈之流行。而其無始無終。條理一定。秩然不紊者。由天中主為之根本主宰。故万物有氣化。則有形化。生死相續。其氣之屈伸消長者。產靈之用。而其跡乎太虛。純粹中正。萬古不易者。天中主之本然也。產靈之用。通乎萬物。無天地神人。無有遺者。而其用纒差則枉。是伊奘諾大神之所以化生。在津日神。而天中主常為產靈本跡。在萬物為之性。故人能知其枉。而矯之。則復其正。無復一物遺蔽。本跡光明四照。是伊奘諾大神之

所以化生直日神。在直生於心。而有神形于外。感應如響。殃慶立至。其理昭々不可隱罔。亦唯天中主之自然也。

我邦古人未有立名目教人者。然道之存乎言語。自有不可掩者。精思而通之。默契而藏之。無一非教。是亦不言之教也。歟。古言有丹心黑心之說。無黑心者誠也。黑訓幾多奈志。無片段也。謂人意攪擾。丹訓阿加志。明白也。謂天明自然。或曰誠訓麻古登。猶言天職。偽訓伊都。破理言忌。敬破也。旨哉言也。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即神也。莫以可倚矣。忌敬破。則自恣無度。所以致自斃也。古言極多。此類道之存乎言語。不可隱也。可不察乎。

我邦上世。父子相保。君臣相合。忠厚淳朴。正直自然。不教而化。不言而信。固非唐虞三代所及。况於漢唐諸國乎。特未有名之曰。仁曰義者耳。未有其名。而其道銘乎人心。不翅如仁義之訓。託六經而長存也。心意者經也。辭說者注也。我本有仁義之經。彼來而注解之。確切精當。往往不易。猶彼良家女子。既有麗美豐飽之質。而又且粧脂粉。錦衣玉帶。蓋彼與我相距甚近。人心亦不相遠。而周孔以其聖人之才。則天立教。故能符合如此也。天者為萬國人心所同。本牀光圓完全。自然有為。與形而存。不與形而亡。而周孔獨能發揮其說。故為可貴。苟不察道于此。而專言周孔教人之跡者。陋矣。况於其他乎。

祖宗盛德。不可名狀。渾々焉。蕩々乎。大道存于其間。不言而化。猶日月運行乎天。而四時行。百物殖也。及應神帝朝。漢土周孔之教。東漸。有滋契宸襟者。遂使諸皇子就學。以率先天下。蓋道也者。出于天。具于人。無古今。無東西。必一其本。而我邦與漢土。風氣相近。其禮樂刑政。曠乎聖人者。往往適我性情。亦為自然之勢。况於其道之所以使之然者乎。其為同心同德。固不煇倫矣。顧漢土文明。頗先於我。故其敬學燦然者。固可喜尙。而其間未必無儀文可間。然者。則在我簡而取之。亦必須之勢也。抑上世文物之未備。由其淳朴未散。所以文明長進。能奏至治之效。安得謂之非祖宗教養深厚之實乎哉。孔子曰。吾欲無言。天何言哉。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正己南面而已。孔子之言。雍容不迫。其見于經傳者。曾無新新苛細之說。聳動人耳。而百世之下。無能出其範圍者。是其所以為大聖。非後世所能及也。如祖宗之道。存乎不言。人不可得而踰。豈不益貴哉。言也者。不過明理。理也者。不外乎我心。故天下之言。文理燦然者。莫非我心之妙。於是自有自得焉。則止矣。故有言者。所以歸于無言也。有智者。所以歸于無智也。有事者。所以歸于無事也。

我邦上世。無聖人任敬學者。以其無迷罔之民也。專好模倣。以其有捨己從人之美也。道具乎人心。何必故學習而知之乎。道無不美。何知入美之非我美哉。人心不此。則說此者。任之

用也。說者義之用也。偏于仁則不仁。偏義則不義。不仁則不義。不義則不仁。不仁不義則必  
 有不知不禮之行。是非相傾。詭激相扇。而天下危矣。若夫說仁說義。而偏于一。或執其中而  
 無權能裁之者。是後世諸國教學之說。所以道德支離。而無所底止也。昔者皇祖為政。本于  
 仁孝恭儉之德。立于中庸。平正之道。不求赫赫之名。不誇巍巍之功。清靜淵默。與時而化。不  
 言之治。千歲皞皞無事也。間有就外。務求工藝。械器者。有聽外人師化。從而收用之者。外人  
 則特命之曰蕃別。以辨內外。未嘗遽變舊章。妄易風俗。以逆自然之勢也。未嘗聽外人之羈  
 拘。許外人之參聽機務也。孔子之道。正直自然。無所安排。有始有終。內重外輕。其於人心政  
 道。全與我相符。故國人澆然受之。不容異議。而釋氏則譏其非國神。久之然後定。豈非以其  
 地之相距漸遠。有與國人不相合者乎。至於大乘真如之說。則自無間然。顧其分析太甚。幽  
 澁變幻。動輒致人混視善惡。無辨先後也。道之本牀。泯於無形。固無善惡可言。然人心能認  
 其條理。秩然不紊。是其所以為至善。安可混視乎哉。我邦古人以忠厚建國。上下相保。有如  
 一家。保天德。適人情。以歸無事。而威德自然弘宣。施及三韓諸國。猶草木生乎沃土。長育繁  
 茂。其道純乎善也。是之不察。而徒羨外蕃之美。是猶棄精神之快樂。而從肉牀之偷逸也。猶  
 人家有美田。荒蕪不修。而徒向他人辭貧也。弗思之甚矣。

我邦位于中帶。大氣清淑。故民生乎其間者。多忠厚君子之徒。絕無殺奪之風。漢史稱其為  
 君子國。蓋就一國風俗而言也。若就一個人言之。所謂君子者。未知誰能當之也。天下各國  
 諸般之宗教刑政。托天引神者。率由其民披猖狡猾。不可與語常道。蓋其土質氣候之使然。  
 非其本然也。智者憂之。因俗設教。勢豈得已哉。我邦獨無此事。上下人心。唯知敬祖宗。信神  
 明而已。祖宗也者。我身之所以由生。神明也者。我心之所以由立。心身合一于道。即敬信所  
 在。而道者無他。即天地清明之氣。無論祖宗與神明。皆為其本牀。條理井然不紊。而運行之  
 間。不容一點私己者也。我邦古人凡百善行。發源于此。非義無助于中。以保大和。是之謂不  
 言之教也。後世人事之日繁。外交之漸開。併教刑資諸外。折衷斟酌。以臨斯民。然皆屬道之  
 變動。隨時制宜。使其適人情。合本牀而已。非好模倣外人也。故彼言外美者。未可忘我之善  
 而忽之也。忽我之善。而專從外美。其猶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乎。我之善成乎習慣者。其勢易  
 去。而彼之美。出於經驗者。未可驟襲焉。其不致枯槁乾涸者。少矣。  
 孔子之道。求之於實。從實之所在。而制之名。千差萬殊。使人依名反實。以期上達。蓋天下之  
 物。出于實。入乎實。出入不息。而其實者不外于道。道牀虛而生。生能為萬化之源。未嘗有變  
 易磨滅也。釋氏之道。求之於空。從空之所無。而定其目。千差萬殊。使人據目昧空。以求解達。

謂天下之物出于空。歸于空。生死相續。而其空者。不外于心。不生不死。靈明常寂。濟度衆生。而變化無窮也。雖然孔子之道。稱其母意。必固我。釋氏之教。稱其真如妙有。則其於道。無甚相逕廷者。要之存乎其人。運用如何。未可就其弊。而輕議之。雖然。以我邦人心。言之。周孔之訓。平易真率。最與我性情相合。有類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或無。而釋氏則多委曲。往往致人信從。有似錦繡芻蕘之悅人口。昧蓋大道在我。是神聖之經也。孔子就道制名。以教斯民。是猶經之正解也。釋氏就經敷衍之。或陳異說。是猶增注也。若其自餘一切諸教。說天談神。求理于物外者。其實糟粕耳。齷齪耳。衣食之間。往往害人貽患。可不察哉。

貧賤困辱。爲富貴利達之根。自非貧賤。無以知富貴。自非困辱。無以致利達。天下之通義也。如天照太神躬耕水陸田。口裏含蠶抽絲。以爲法于天下。不其然乎。當大國主神之經營國土。圖畫大業也。其庶兄八十神。每使辱之。瀕死亡者。不知幾次。及依素盞烏尊。又居蛇室及蜈蚣室。野火拾鳴鏑。最極慘毒矣。蓋非遭遇艱難如此之甚。未足以當天下之大事也。據大國主神通逃。素尊追呼之曰。汝爲大國主神。營宮宇。賀山下。則其所以玉成之之意。亦可見也。如彥火火出見尊之到於海宮。亦皆極其困辱矣。上世人種不多。何患一身不容之有。而困屈如此者。非天之薄於人。而人之不可恃。兄弟自忽也。祖宗列聖深達其義。故自我

先之。屢遷徙。以督人民。每有征行。躬爲元帥。宗室爲之偏袒。未嘗爲姑息之仁。牛犢之愛。則其臣僚。競于自奮。以奏偉業。其人民。齊于弟。以期自立者。可以見矣。如日本武尊年甫十六。手刺熊襲島帥兄弟。以平其亂。威風凜凜。照映史策。不其信乎。武尊爲皇子。尙且如此。况於其下乎。後之人。其於子弟。莫不知愛育。不失古人忠厚之風。而不知投之危地。以勵勇敢自立之義。故其子弟。能免饑寒者。甚寡也。可勝歎哉。

我邦清淨爲政。不言節儉。而節儉存乎其中。如神代崇重祭祀。而平致之。莫葉盤之供。以承太神。其風可想。而仁德帝之茅茨。額垣。經六年不修葺。天智帝之黑木御所。丸木殿。自製歌詩。恭儉仁慈之心。諷然溢于史策。固有非唐虞三代所能及者。是其所以國勢旺盛。能征三韓。臣吳會。威名震耀于隣國。如桓武帝征蝦夷數年。費軍糧二十餘萬斛。而比年免坂東稅租。要由其仁儉率下。國多蓄積。致之。而當時之人。猶有譏其奢濫者。可以見中古崇儉之風也。其他歷代天皇。免稅租者。極衆。史不絕書。不知何以致之乎。徵諸西土。自漢文之外。未之多見焉。且不唯是爲然也。神祖以下諸帝。往往遷都不一。莫非經畧土地。以講進取之策。其爲天下後世慮。可謂至矣。自皇綱解紐。其風寥寥。無聞焉。唯有北條泰時。節儉仁慈。以訓子孫。德川家康。亦躬服節儉。皆有祖宗之風。故能爲法于天下。身致太平。夫退守者。所以進取。



譬猶鷲鳥欲翼。猛獸藏爪也。清淨一節。既治其心。又徙其身。故古之人莫不壽康。我邦自古  
清潔成俗。往々敬火。不許死穢觸之。或有傳其火數十百世。連綿不絕。如一日者。是亦誠敬  
一端。相傳爲教者也。

自神武帝至嵯峨帝。親聽獄訟者五十世。何其勤也。自嵯峨帝至白河帝。廢死刑者二十一  
世。何其仁也。仁之旻。流於柔勤之旻。失於固數之所不免。故後世談古典者。往々讚其不文  
姑息。而未嘗害仁儉之實也。是其所以人心不變而禍亂易戢也。後之人吹毛求疵。不問自  
己之不肖。而徒咎古人之不逮。如設口實以文其非者。比之助桀爲虐。豈非自賊之甚哉。我  
邦自古人主以酷虐得名者。有若雄略帝。有若天武帝。有若陽成帝。率出于血氣剛強之餘。  
有物忤於心。即逞忿怒。是因爲主德之累。然其禍之所及。不過一時一人。其挾姦謀起大獄  
者。絕無其人。人臣則若源賴朝。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頗有殘暴譎詐之譏。然比諸秦皇漢武  
唐后明祖之輩。猶有忠厚之風。固非同日之談也。世人多咎武烈帝之暴。有類桀紂。慘刑嚴  
烈。不似爲仁賢之子。或曰。是傳者之妄也。當時百濟用刑慘嚴。有類帝記所載。蓋帝頗有嚴  
毅之失。故記事者。援百濟刑。以爲帝之實行。如此。其實不若此之甚也。以情理考之。誠當然  
也。

伊奘諾大神固爲我開國之祖神。然爾先是曾無形化相禪之神者。固不通之論也。如天神  
有大占賜瓊矛。及諸尊作八尋殿。持白銅鏡生神。賜其頸所嬰之璽于皇太神。拔十握劍斬  
柯過突智。折湯津爪櫛。投鬘冠及左右手纏。登天梭梯。亦可以徵當時開化之實也。皇太神  
則有八尺勾瓊之五百箇統珠。纏諸左右髻盤。背腹着鞞。臂着高柄。振起弓彌。急握劍柄。賜  
青雉玉于三女神。居齋服殿。織神衣。定水陸田種子。植桑養蚕。口裏含粟。抽絲。而石凝姥神。  
全剝鹿皮作天羽鞞。以鑄日像鏡。天目一箇神。作雜刀斧銖鐸。天日鷲神。作白和幣。長白羽  
神。作青和幣。天羽桃雄神。織文布。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作瑞殿及御笠。矛盾。天兒屋神。取  
天波々迦。燒鹿骨卜之。天鈿賣神。採竹彫孔吹之。用木合擊。持茅纏鐸着之。稍伏汗氣。登其  
上踊躍。天加奈止美命。駢置天香弓六張。而奏焉。素戔嗚尊。尉有千位。置戶。怒保倉神。備食  
百机。稱韓國有金銀。用諸菓釀。八醞酒。作周垣。々作八門。々構假皮。寬將婚之處。造須賀宮。  
定朝御餼。勘養夕御餼。勘養五寶組之處。使居住焉。皆其傳之不可掩者也。至于大國主神  
以後。則又無論矣。天稚彥之死。造喪屋而殯。用衆鳥任之。蓋天神附之也。而有持傾頤。持帶。  
造綿御食人。春女。穴人。哭女。啼哭歌舞。八日八夜云。夫天稚彥爲叛者。而其喪儀如此。况於  
諸神乎。天神爲大國主神。造日隅宮。宮柱博風。高六十丈。兼造高橋。浮橋。打橋。及白楯百八

十繼。大國主神造杵築宮。衆神齊會。孰杵築之。會于佐番河內。立御厨。釀酒。應喜八十日。乃散。何其盛也。大國主神。獻廣乎。事代主神。獻磐筍。蓋異常之製也。皇孫天降。天忍日命。手執天波土弓。挾天眞鹿矢。副持八目鳴鏑。佩頭槌之劍。即大久米部。立于御前。天村雲命。取太玉申。天忍雲根命。宜太醇辭。恩從之。嚴也。天村雲命。上天不從。大橋。自後小橋。參上。曰。大橋。則恐皇大神。皇孫命天降。恭敬之至也。彥火々出見尊。到海神宮。海神設三床。敷海鹽皮席。八重。上敷絕席。八重。彥火々出見尊。拭兩足于邊牀。據兩手于中牀。寬坐內床。于真牀。覆衾之上。威儀之節也。豐玉姬之產。皇孫。鞆草。葺不合尊。爲定蟹守。及乳母。湯母。飯嚼。湯坐諸部。官制之備也。平田爲胤。嘗證大國主神時。開化。引扶柔零。記曰。天智天皇七年。近江國志賀郡。建崇福寺。掘地得寶鐸一口。高五尺五寸。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大倭國宇大郡。浪坂鄉人。大初位上村東人。得銅鐸於長岡野地。獻之。高三尺。口徑一尺。音協律呂。饒峨清和兩朝。亦有得銅鐸之事。及寬政中。亦得之于播磨及參河。皆高三尺餘。其他諸處。所出頗多。率皆數千歲之物。而非人代所有。亦非殷周以後之製。則其出大國主神之時也。不容疑矣。蓋天神造鏡。用鐵磨之。其曲玉亦用美石磨之。而大國主神時。則其鏡和白銅。鑄入花形等。貼水銀。使生光。其曲玉亦似多用煉玉者。按銅鐸即鉄鐸。天目一箇。神所作者。是已。蓋古者。毋天

神國神。皆用之也。是固不容疑者矣。出雲風土記。有大國主大神所起。猪犬之大石像。有積財之鄉。有造宮材之山。有積稻及御屋杵冠之山。夫猪犬而石刻之。則其他可知也。紀記言冠。唯有諸尊與大國主神。而神代以後。無復聞焉。如文運中衰者。魏晉人評我爲露頂。殆傳其實也。風土記又稱。素盞烏大神之子。磐坂日子命。巡國到惠曇鄉。曰。國雅美好。如畫柄也。畫柄。謂柄之給者。此時既有畫柄。孰謂之結繩世界乎哉。神代尙矣。神祖以降。文物漸備之實。則尤不可不知也。神祖生于西偏。而遼遼之地。未沾皇化。邑有君村。有長。互相陵。親率舟師。至速吸之門。遇珍彥。來迎。授椎槁末。使上御船。至菟狹。菟狹津彥。造一柱。腦宮于川上。奉饗。入吉備。備舟楫。舳艫相合而東。入大和。親率輕兵。巡幸吉野。饗八十島帥。設八十膳。夫。令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孫。採山材。構正殿。二神之孫。居木國名草郡。採材忌部所居。曰御木。造殿忌部所居。曰麴香。其造神殿。皆依神代之式。伐以齋斧。掘以齋鉏。大殿祭祝詞。所謂底津勢根。下津網根者。足以徵其堅緻雅潔矣。底津勢根。謂大地根底。上代不用礎。盤地。滋達。下底。乃立柱。其上也。下津網根。謂結柱之繩。將葛繩。縱橫結殿柱也。其神部有中臣。齋部。媛女。鏡作。玉作。盾作。神服。倭文。麻績。諸氏。皇宮與神宮。一殿。宮內建齋藏。使齋部氏任其職。諸國獻調。曾無神物官物之別。賜天日別命。道臣命宅。

地ヲ詔大來目命ニ居ラ欽傍山西河邊之地。當時席有菅茅。敬上鋪設幾重。神祖御製所謂須賀多多美伊夜佐夜斯岐互者是也。神祖ニ崇神ヲ淵默恬澹。保合大和。而皇子皇孫世襲幾傳。莫不歷歷分明。懿德以後尊稱多冠國號。蓋親之也。孝安帝遷都于室。在掖上池西南。蓋神祖廻望國勢。曰秋津者。在此際也。天皇奠都一百餘歲。後世遂以秋津島為倭國之大號。與師木嶋同例。其他宮址陵墓嚴然存乎後人耳目。孝昭陵在葛上郡。高十五丈。孝元陵在高市郡。陵畔圓丘六云。崇神遇疫。親臨神淺茅原。會諸王卿八十諸部。勅大田田根子。為大物主太神神主。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戶。遣四道將軍。科男女調役。大造船舶。多開池溝。遣人鎮守任那國勢。勅與文巡大進。勅建借間命。率軍征常陸賊。賊閉堡固守。建借間選敢死之士。隱伏山阿。嚴飭海渚。連船編筏。飛雲蓋。張虹旌。天之鳥琴。天之鳥船。隨波逐潮。杵島唱曲。遊樂七日七夜。賊聞之。男女盡出。勸笑。建借間令騎士閉堡。自後襲擊。一時焚殺。是時有綺日女命之裔多豆命。居久慈。設機殿織服。其所織自成衣裘。更無裁縫。謂之內幡。當織絕時。輒為人見。故閉扉閣內而織。因名烏織。強兵利劍。不得裁斷。每年為神調而獻之。勅天兒屋命裔神聞勝命。奉幣于鹿島大神。大刀十口。鉞二枚。鐵弓二張。鐵箭二具。許呂四口。枚鐵一連。鍊鐵一連。馬一疋。鞍一具。八咫鏡二面。五色繩一連。神戶六十五烟。垂仁帝討狹穗彥。發近

縣卒。蓋兵出于農也。惡玉人奪其地。蓋玉人所領也。後世諸國地名。有玉造。本係玉人之邑。云。開伊勢國安濃津為津。為夷國材木賣買之便也。勅皇子譽津別王。到出雲。拜大神。既訖。將還。營假宮。架黑樑橋於肥河。出雲國造祖防青葉山。立諸河下。既歸。定鳥取部。鳥甘部。品遲部。大湯坐若湯坐。黑樑橋。編列細木也。樑與巢同。以簿取魚也。定諸部者。定其部曲民戶。徵賦以給之。猶湯沐邑也。皇后日葉酸媛薨。和泉國石作。連作石棺獻之。勅野見宿禰召出。出雲國土部一百人。自領之。取埴作人馬及諸物。以代生人樹于陵墓。號曰埴輪。詔為永制。皇子五十瓊敷命。作大刀一千口。因賜楯。倭文。神號削。神矢作。大穴磯。泊櫃。玉作。神刑部。日置。大刀佩。凡十部于皇子。皇子遂定河上部。蓋合十部曰川上部。以領之也。遣田道間守。于常世國。求非時香菓。經十年得歸朝。香菓開橘。蓋托求之。往察其風土也。景行帝始賜姓於民。旌有功也。巡狩筑紫。到火國神埼郡平原。令郡丁起一岡。高二丈。圍五十丈。登岡宴賞。立御琴於地。號曰琴木岡。到松浦郡。御志式島行宮。勅誅值嘉島土蜘蛛大耳等。大耳等叩頭。請得再生。取木皮作長炮。鞭炮短炮。陰炮羽割炮等狀。獻之。因放還。勅皇子日本武尊討熊襲。熊襲列軍三匝。宴族黨。皇子解髮為童女。入宴室。遂刺殺之。蓋有弟彥公等在外應援也。東征從橋姬。渡海。遭風起。姬附海神為祟。敗管席皮繩席各八重于波上。而坐焉。誦歌投海。

威儀可想也。歸抵信濃。賜鞞部于大伴武日。巡視越國。鞞部謂負鞞之士。蓋恐其民梗命。故使隨行以警誡之也。從軍卒倍之盛可知也。天皇巡視東國。至上總。幸浮島行宮。獵于葛飾野。大彥命之孫。磐鹿六鹿。留守焉。獲堅魚及八尺白蛤。請親調理。召武藏及知知夫。國造等。作贈及諸種物。見梶葉作高次八枚。見真木葉作枚次八枚。取日影為綬。浦葉卷髻。其折為手繖。結脚帶。飾雜物。待乘與還幸獻之。天皇大悅。遷日暨日橫陰。而背而諸國之人。各為膳夫。曰大伴部。以賜六獺。又令諸氏及東方諸國造十二氏。進其枕子一人。托諸六獺。賜平坎及領巾。象大八洲。定八少男八少女。以供神嘗。大嘗云。令諸國與田部屯倉。田部謂田戶部曲。所以使佃公田也。屯倉訓美夜氣。即御家。併倉庫官舍而言也。有屯田司屯倉司云。成務帝因舊制。分國縣。徧于天下。其下有直別君稻置等。猶漢士有五等諸侯。北史倭人傳。稱八十戶置稻置。屬一國造。蓋就一端而言耳。嘗賜彥坐王。裔白髮王。輕地三千代。代者所以酬功也。仲哀帝幸角鹿。居筍飯宮。留皇后及百僚。獨從二三卿大夫。及官人數百。輕行。官人及數百。而謂之輕行。平常必有千人從行也。帝崩。皇后秘不發喪。命四大臣率百僚衛宮。使武內宿禰。自海路奉梓宮。遷穴門。殯于豐浦宮。用心亦密矣。御船泊周賀鄉海濱。船舳之狀。化為石。高二十餘丈。命斬船材于長門。造船于豐前。得四十八艘。征新羅。其王出降。為飼

部。獻金銀綾羅繡絹八十艘。遂以為歲貢常額。始定內官家。御船還着境浦。貢船八十艘。從焉。故古稱境曰八十浦云。抵武庫。埋金甲冑弓箭寶劍等。于山。名之曰武庫山。應神帝令諸國。定海人部山守部。科伊豆造船。長十餘丈。既成。疾行如飛。名曰枯野。勅武內宿禰。役諸韓人。鑿池築堤。曰韓人池。創立輕市。交易有無。徵髮長媛于日向。勅置于難波桑津邑。秦主嬴政之裔弓月王。自百濟來。率百二十縣百姓歸化。海外人來者漸多。是皆在漢籍未傳之前。口碑相傳如此。可以卜其世運也。後世學者談上代。常以外國律之。謂野蠻未開。無足觀者。妄逞臆說。侮蔑祖宗。莫非亡國之術也。可勝歎哉。

漢人自古稱其三皇五帝。出于東方。似不外乎皇國者焉。其說以為。天地開闢之初。有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是為元始天皇。其配曰聖母。生天皇地皇。地皇生人皇。是為三皇。時有大文。天皇所宜。因山川之象。畫形。所謂五嶽真形圖者也。春秋命歷序稱。天地初立。鴻濛滋萌。歲起甲寅。有天皇氏。出崑崙之東南。無外之山。號曰天靈。地皇與于熊耳龍門等山。號曰地靈。人皇出谷口。分九河。依山川之勢。裁度為九州。鴻濛謂日出之氣。淮南子。万物以瀛瀛為景柱。高勝註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桑之枝。而適遭鴻濛。扶搖即扶桑也。歲起甲寅。謂歲星建寅位。無外山。鄭玄以為。在崑崙東南。方二千里。

上古人以崑崙爲天柱地首。配五嶽九州。于全地球得東西二方八千里。南北二方六千里。管子山海經河圖活地象。皆一其說。與于熊耳龍門。自其發跡而言。非生其地也。天鑑地鑑。猶言陰神陽神。地皇蓋天皇之婦也。出谷口。蜀志所謂三皇乘祇車。而出于谷口者。是也。谷謂陽谷。古書亦曰谷者。皆指陽谷。周詩習習谷風。爾雅東風曰谷風。是也。是與尙書陽谷不同。尙書特擬海外而言。猶崑崙擬北嶽也。分九河。謂自黃河口。始經營國土也。八皇次有六皇。謂狌神黃神。次民辰放。離光。柏皇。柏皇氏紀稱。登出扶桑。曰之陽州。駕六張龍而上下。謂六皇乘龍飛來。上下。重下字。與上登字對。龍蓋騰黃之類也。雲笈七籤稱。騰黃其色黃。狀如龍。背有兩角。出日本國。壽二千歲。皇帝得而乘之。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者也。三皇次有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伏羲稱東王父。拾遺記庖犧所都在華胥之洲。華胥曰洲。蓋海中島也。山海經所謂小昊之國。在東海之外。其母女節。生少昊于華胥者。是也。枕中書曰。扶桑太帝治東方。故世間帝王之子。處東宮也。言東方爲帝王之始也。扶桑太帝。謂伏羲。十洲記曰。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万里。東有碧海。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之處也。太帝。史記作泰帝。正義索隱皆以爲伏羲。伏羲都陳。陳字蓋表其出東方也。陳與申通。申古神字。淮南子曰。東南神州。曰晨土。又曰正東易州。曰申

土。又曰扶木在易州。註曰扶木即扶桑。在陽谷南。是可以見矣。黃帝炎帝並出于伏羲。蓋伏羲生小典。小典生神農黃帝云。炎帝黃帝。據司空季子及賈誼所傳。則兄弟相承者也。帝王世紀神農母女登遊於華陽。於尙羊生炎帝。春秋元命包。小典妃安登。于常羊生炎帝。尙與常通。淮南子東南爲常羊之維者。謂東南荒外也。玉海黃帝樂曰。咸池。咸池亦東方地名也。少昊爲黃帝之子。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大壑。按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莊子曰。將東之大壑。是也。顓頊本生于西域。若水。少昊取之爲子。從少昊在東。竹書紀年所謂生十年而佐少昊氏者是也。顓頊次有帝嚳。一名曰俊。大荒南經曰。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爲帝俊之妻。生十日。生十日者。生十子。各以日命之也。是知帝嚳亦出于東海也。帝嚳有四妃。元妃姜嫄。生后稷于扶桑。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闕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后稷。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著神用事。精感姜嫄而生。是也。漢人傳五帝說者。大抵如此。儒者譏其書之出于後人。僞托然。亦未可盡非也。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君子之國。大人君子。似是一國。說文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漢書亦載此說。淮南子曰。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國。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大皞勾芒之所司。

者萬二千里。尙書大傳亦與此大同小異。扶或作搏。神木也。一曰發。爲而若切。或作若木。蓋因櫻訓佐久。其云黃帝本行紀註。東字从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山海經流沙三百里。至無阜之山。南望幼海。東望博桑。百忍千誤。青土。蓋青邱。山海經青邱在君子國之北者也。是可以見大人君子之稱。其來甚遠。而彼此關係之極大矣。

三皇大文。生於東。明於西之說。見于太平經。蓋言天皇興于東。始製靈書。而行之於赤縣也。平田氏神字日文傳。多列我古文。有尾崎氏所傳三十餘字。潛人沉文。災考證以爲在少昊氏世。雲書之變也。其中有楚蠻成族語。蓋巴蛇作亂于楚。餘黨遁至此也。更有倭九國字。末曰典承雷頤。雷頤即雷伯。謂少昊也。又有齊部氏所傳。其文有冊立義和。及豐日云云。說係彗告文。豐日即今之豐前也。又有出雲國書島大巖壁所刻文。首曰羲和伐皐邱云云。其下多亦弗。惹衡。冕旒等字。勢歸禹貢。蓋陶唐氏賞羲和也。筑後國生葉郡石室。刻二十六字。形類樽彝。殆尊盧氏也。登岐島石室刻一字。似是三皇大文云。此等諸字。漢土所無。而彼能考證之。爲其精通鍾鼎之銘也。太平經所謂生於東。明於西者。於是乎果驗矣。可見彼邦政教。版重于東者。固非虛言也。平田氏考證緯書。說三皇五帝出于我邦。未可信據。然西人自古皆稱帝皇出于東。其陳僊真住東海者。不一而足。而我則曰。冊尊素尊五十猛神。大國主神。少

彥名神。彥火々出見尊。皆適根國。底國常世國。海神宮等。如非偶然者焉。至於素尊赴新羅。則亦爲彼邦所傳。高麗曲有蘇志摩理。一曰廻庭樂。據素尊故事作之。見仁智要錄。東國通鑑。東方初無君長。有神降檀樹下。立爲君。曰檀君。國曰朝鮮。唐堯戊辰也。至商武丁八年。入阿斯達山爲神。東國史畧。檀君姓桓氏。名王儉。初神人之子桓雄。率徒八千降大伯山檀樹之下。謂之神市。在世理。其子爲檀君。至後嗣。避箕子遷都。藏東京。傳世一千五百年。檀君當是太祈。祈與岐通。君也是爲五十猛神偏名。蓋其子在韓世。襲其名也。桓爲神之轉。王儉是和氣。即別也。因爲伊奘。雄爲進雄。此謂諸冉二神與素尊。市在即素。蓋世理即勢理。此合素尊與須勢理。姬而旨也。武丁以前。有一千五百年。當少昊金天氏元年。而曰唐堯。誤矣。東國史畧稱。新羅人自以金天氏故。姓金氏。蓋有以也。中山世系圖。稱大荒之世。有一男一女。爲天孫氏之始。男曰志禰理伎由。女曰阿麻彌伎由。傳統一萬八百餘年。志禰理未詳。阿麻彌岐由。當是天女君。蓋亦出天潢。主彼地者。歟。諸冉二神生大島。兼琉球諸島在其中。二神居日向既久。皇孫亦傳其口碑之說。夙知西南諸島之沃饒。故先徙日向。糾集義故。而宗室子孫。終到琉球也。後世學者。謂皇神出于外國。殊不知有土斯有人。人爲裸蟲之一。與万物無異。而我邦諸島。羅列土肥水美。尤易生聚。不類赤縣諸國。茫茫無際。所以神明首出。經綸四

方也。且人有遺傳之異。如天竺忘情滿洲蠻部。安得俄生皇祖諸神乎。抑皇孫天降。猿田彥神奉迎。古今所傳不可。也。夫猿田彥為出雲之神。迎皇孫于八達之衢。蓋在阿波若山陽之間。告皇孫先到筑紫。而皇孫先據曰杵那。尋到噲吹那。如古事記所陳。可見非其自外洋來者也。後人以高天原為在天上一處。而不徵之於大八洲。故致曲士末學。援外蕃律之。侮庶祖宗。自處蠻部。將言我身之半風子。係于汝身所生之孫。是自甘為外人奴隸者也。入禽獸群。相食而死者也。高天原之不可徵知。與出雲諸神墳陵無異。然諸國神祠。祭天神者甚多。且嚴。不知其始于何世也。是必有其故。非如漢人祭星。與我不相關也。阿波國忌部鄉多稱御魂所者。更有神明山。連合石室。有建石。森列長大石。居民尊崇。至今匪懈。願諸國亦必有如此者焉。是安知非天神墳墓之所在乎哉。

山海經有南倭北倭屬蓋國。未詳其疆域所在。東漢王充稱。周成王時。倭人貢鬱草。絕域未嘗無異人。漢書稱樂浪海中有倭人國。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見。後漢書稱。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瀛洲。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是為真傳正說。秦漢間方士。盛稱東海有三神山。而史記稱。徐市入海求神藥。曰。為大鯢魚所苦。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是蓋因方士等所傳。而為說也。列子勃海之東。有大壑。其中

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着。隨潮上下。不得暫時。蓋自國土浮漂而言。是雖赤縣。亦無不然。而獨於五山言之者。天神相傳之說。明於五山之域。而他國失其傳也。十洲記稱。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面各五千里。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周廻五千里。外別有圓海。長州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蓋方丈指大倭豐秋津洲而言。蓬丘不外乎對馬壹岐等。長州即祖州。以其為諸州之長。故有此名。恐爾四國也。然是等諸說。皆出于方士等。未足信已。東國通鑑有新羅始祖赫居正八年。倭來寇邊之文。當崇神帝四十八年。其後屢記和戰之事。與我年紀不合。如百濟記亦然。殊屬可疑。豈有筑紫邊氓。陰往彼土。如明末寇盜者而然乎。後漢書稱。倭百餘國。自光武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餘國。皆稱王。世傳統。其大倭王居耶馬臺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可見西南諸國豪族大賈之輩。多陰航彼地者。常擅海上之利權。動輒倩漢人作文。上書呈媚也。或者證熊襲出于吳王夫差之後。夙用漢字。建國號。自號王。與漢土通。或與大隅阿多隼人婚。稱今來隼人。漢人所謂倭奴國姬氏國者。不外乎熊襲。舊唐書曰。日本國。倭國之別種也。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是可以見矣。熊襲有年號。始

于繼體帝二十六年。至元正帝養老四年。大伴旅人往征而亡。其言鑿々。有據。殆不可改也。按韻府編。漢武帝時。日本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炫目。麒麟錦上文。杜甫詩。有瑞錦送麒麟句。亦本于此。漢武天漢四年。當崇神即位之歲。彼好遠客。故邦人往而窺之也。其使人係本朝所派。與出于熊襲輩。則未可知。已據常陸國有鳥織之服。則其皇都有麒麟錦。亦可知也。杜陽雜編稱。女王國有明霞錦。魚油錦。亦可以見其非摸倣漢土者也。魏志稱。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從郡至倭。歷韓國。南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郡謂帶方郡。即漢時樂浪郡也。狗邪韓國。蓋在辨韓。所謂辨辰狗邪國者也。曰其北岸者。自其地屬我而言也。而其下列舉對馬。一大等諸地。謂對馬千餘戶。一大三千許戶。末盧四千餘戶。伊都千餘戶。奴國三萬餘戶。不彌千餘戶。投馬五萬餘戶。邪馬臺七萬餘戶。蓋彼國人見聞所及也。一大北史作一支。即登岐也。末盧。即松浦。伊都。即怡土。奴國。即儼縣。謂今那珂郡。不彌。即宇瀨。曰東行至不彌。南至邪馬臺。蓋錯置東南二字也。諸國官有卑狗。卑奴。母理。彌支。伊支。馬。多模。彌々。奴佳。靺。益。中臣。其餘未詳。曰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理。可得容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以北蓋謂山陰山陽東海北陸諸國。其餘謂東山及蝦夷諸國。曰次。有斯馬國。

此受耶馬臺而言。而其下列舉。已百支。伊邪。都支。彌奴。不呼。蘇奴。邪馬。躬臣。巴里。支。惟。奴等。十九國。已百支。蓋伊吹。伊邪。蓋。伊勢。都支。蓋。綴。喜。彌奴。蓋。美。濃。不呼。蓋。武庫。蘇奴。蓋。駿。賀。爲吾。蓋。廣原。邪馬。蓋。出雲。躬臣。蓋。和。泉。巴利。蓋。播磨。支。惟。蓋。紀。伊。奴。蓋。津。其餘未詳。諸國皆近皇都。戶口之多。固非對馬一支之比。自對馬至投馬。凡七國。而有九方餘戶。是爲一國有一萬三千戶。今試以斯馬等國。爲各萬五千戶。與前七國合而算之。則當是四十七八萬。合東山諸國。則不下六十萬戶。每戶四人。則二百四十萬人矣。當時三韓戶數。見魏志者。約十五六萬。雖時有增減。其大畧當如此也。北史稱。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軍尼。當是久。邇。轉。語。蓋。謂。國。造。也。伊尼。翼。即。稻。置。翼。蓋。翼。誤。北史。又稱。戶可十萬。蓋。因。造。管。十。稻。置。爲。此。說。而。不。問。皇。都。與。諸。縣。直。隸。者。也。其言似精。反粗。晉書。則以爲七萬。特舉皇都戶數也。魏志。以。奴。國。爲。女。王。埤。境。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埤。盡。蓋。自。其。濱。海。而。言。狗。奴。當。是。熊。襲。蓋。就。神。后。征。韓。以。前。而。言。耳。魏。史。又。稱。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倭。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東。渡。千。餘。里。有。國。豈。謂。蝦。夷。歟。裸。國。謂。薩。摩。以。南。諸。島。也。倭。儒。未。聞。蝦。夷。或。傳。此。說。未。足。信。據。已。黑。齒。當。是。高。志。或。恐。蝦。



夷女子染齒之俗也。東南蓋東北誤。是與裸國甚相懸隔。而並列于此者。以其為同一文身。故致此誤邪。南史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十餘里。人跡有文如獸。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名國王為乙那。貴人第一為對盧。第二為小對盧。第三為納咄沙。文身當是薩摩諸島。大漢蓋盛浣也。東北當作西南。蓋倭國係筑紫諸國私通彼土者之自稱。彼為西人說。吾國在文身東北。文身在大漢東。使西人知其非絕遠者。而西人本不知我地。隨聞而筆記之。助致錯雜無次也。薩摩諸島在我西南。而唐書日本傳稱其東海峽中有那古波夜多尼三小王。耶古即掖玖波夜。即隼人。多尼即多彌。可見其言地方里數極多杜撰也。乙那與億計通。即仁賢帝御名也。大小對盧當是大小龜大小禮之謂。納出沙未詳。此係齊永明元年沙門慧陳至荊州所陳。且曰在中國之東。其為皇國之域。固不容疑。而當時我邦未有佛法也。豈國人在彼土為僧者乎。我邦古傳有西征之說。西人有東來之說。彼此關係之大明白的確。如合符節。而年代之與事實皆未可徵知也。當漢魏六朝之間。威名播于四方者。莫如神后。彼呼曰卑彌古者。是已。後漢書稱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王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古。年長不嫁。事鬼神。能以妖惑衆。是隱傳皇后事神者也。天皇崩之歲。為靈帝殂之明年。神后征韓實

當獻帝建安五年。而今稱桓靈間。前在建安前三十年。不與書紀合。然自非神后無以當之。彼隨傳聞而筆記之。故致此誤。可見神功威名夙著于遠邇。而書紀揭于支。非故增其年紀者也。

神道發揮畢

14  
220



版權  
所有

明治廿七年一月十四日印刷  
全 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編輯者  
兼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發行所

哲學館雜誌合本與附  
定價金四錢

藤井圓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蓬萊町  
二十八番地



根岸高光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  
一丁目廿三番地

秀英舍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  
一丁目十二番地

哲學館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蓬萊町  
二十八番地

1957

14

220

M

神道発揮

国立国会図書館

014260-000-6

14-220

神道発揮

岡本 監輔/述

M27

ABB-0595

